

# 三十年一瞬间 ——回忆我们的长跑锻炼

高1 李培国

三十年前我疑惑，  
为啥有人说  
你是万园之园？  
曾经是举世无双的皇家园林，  
可怎的如此破败不堪？  
哪有王家气派，  
分明是乡村郊野一般。  
你不信？  
那不悬着圆明园人民公社的牌匾！

的确像是农村，  
的确不像曾经的皇家花园。  
可我仍然对你着迷，  
着迷了整整五年。

曾记否，  
下午五点，  
我们准时来长跑锻炼，  
踏着轻快的步伐，  
约几位同学伙伴。  
掠过西洋楼的堆石，  
穿过福海边的稻田，  
跃过不知名的断桥，  
擦过莲藕塘的池边。  
抹几把汗水，  
洒一路欢歌，  
盼望着毕业，  
憧憬着明天。

这边看，  
春风送暖

催着连翘花开。  
并不懂花卉的我  
愣说是迎春花绽放路边。  
同学善意的嘲笑，  
傻傻的我羞赧满面。  
那边瞧，  
紫花一片；  
再远处，  
金黄色相连，  
仿佛花的海洋，  
更恰似鲜花织就的地毯。  
同学说，  
那是紫花地丁在炫耀，  
还有盛开的蒲公英铺成了金黄的地毯。

稻花飘香的季节，  
把奔跑的步子放慢。  
也许会停下来，  
立在树荫下水岸边。  
欣赏着浅水里的茭白，  
挺拔的绿叶正如斜刺天空的利剑。  
亭亭的荷花，  
也会在夏日难得的风里，  
摇一摇婀娜的身段。  
聒噪的蝉鸣，  
恰能驱逐年轻的心烦意乱。

不经意间，  
秋风乍起，渐凉渐寒。  
撤下背心短裤，  
换上秋裤和秋衫。



路边矮矮的山坡上，  
五彩斑斓的秋色，  
渲染着京城园林的亮点。  
天空一行整齐的队伍，  
那是南飞的秋雁。  
我辈跑的自由，  
缺了鸿雁的整齐划一，  
似乎有些散漫。  
却自称  
输其形不输其志，  
搏击长空，  
终有一天。

一场雪，  
将园中的黄栌半遮半掩。  
是粉红的叶还是粉红的雪？  
奔跑的我一时无法分辨。  
是秋？是冬？  
也无须做出明确的判断。  
只待到，  
鹅毛飞舞，  
朔风劲吹，  
才领教什么是数九寒天。  
冰湖冷清，  
冻岸皑皑，  
银装素裹，  
童话天地一般。  
惟有苍松与翠柏，  
仍迸发出活力无限。  
期盼着春风一来，  
重新焕发生机一片。

圆明三园，  
三十年前我们来此锻炼，

也曾来  
铲荒植树，移石挪砖。  
为的是  
让散落的石块找到曾经的同伴，  
让满目的零乱和疮痍，  
不再仅仅是满目的疮痍和零乱。  
圆明三园，  
三十年前早已褪却御花园的光环，  
如同朴实的农家乡村，  
稻荷香飘越断壁，  
野花盛开满残垣。  
如今的圆明园，  
断壁仍是断壁，  
残垣依旧是残垣。  
遗迹仍是遗迹，  
却整整齐齐不再零乱。  
野花仍然怒放，  
平添了菊苑、梅展。  
不再稀稀落落人来如贵宾，  
早已是熙熙攘攘  
争着抢着买票花钱。  
如织的游人，  
透过不再凌乱的残台断桥  
凭吊圆明三园曾经忍受的耻辱  
与曾经夺目的辉煌灿烂。

三十年，  
彼情彼景如在眼前，  
三十年，  
此情此景已经焕然。  
三十年，  
峥嵘岁月，  
三十年，  
一瞬间。